

狂戀

威廉·英奇原著

陳礎宏譯



英漢對照



PICNIC

by William Inge



英漢對照

狂戀

威廉·英奇原著

陳礎宏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



 PICNIC

by William Inge

PICNIC by William Inge. Copyright © 1953 by William Inge.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April 1977

Caution: The amateur acting rights of PICNIC are controlled exclusively by the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440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 Y. 10016. No amateur performance of the play may be given without obtaining in advance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and paying the requisite fee.

請注意：凡欲上演本劇或改編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或用於朗誦演講或翻譯，均須獲得原作者同意。職業或業餘劇團請向下址接洽：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440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 Y. 10016, U.S.A.

狂 戀 威廉·英奇著 陳礎宏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台灣總代理：新亞出版社 台北市館前路59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1087號) 郵購劃撥帳戶 13294 號。

1977年4月初版 定價：港幣4元 新台幣40元
封面設計：馮元熾

著 者

威廉·英奇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生於肯薩斯州獨立城。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在米蘇里州哥倫比亞城斯蒂芬斯女子學院教書，五年之中有三年教戲劇系課程。一九四三年為「聖路易星時報」寫戲劇，音樂與電影批評。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他到芝加哥去看田納西·威廉斯的「琉璃集」，看了大受感動，他說“這齣戲這樣深切感人，使我對於自己一事無成，頗感羞愧。”他的一個劇本，「天壤之別」（一九四七年）曾由瑪歌·瓊斯在她的達拉斯劇院上演。其他劇作包括：「蘭閨春怨」（一九五〇年），曾獲喬治·瓊·內森獎與戲劇時代獎；「狂戀」（一九五三年）得普立茲獎，其後曾製成電影；與「公共汽車站」（一九五五年），曾多次上演，後來也被改編成電影。

英奇在劇作中所探索的都是美國中西部普通人的生活，從他們的生活裏可以看到人類性格共同表相下面的深摯的感情。

劇中人

海倫·波茨——鄰人
哈爾·卡特——浪子
美莉·歐文斯——十六歲的少女
邦巴——報童
瑪琪·歐文斯——美麗的少女
芙露·歐文斯——兩個少女的母親
露西瑪利·席德妮——學校教師
阿倫·西摩——瑪琪的男朋友
艾瑪——學校教師
姬麗絲汀——學校教師
霍華德·貝文斯——席德妮的朋友

小姐
場景

本劇情節發生在肯薩斯州一小城，芙露·歐文斯與海倫·波茨共有的院落裏。

第一幕

勞工節的大清早

第二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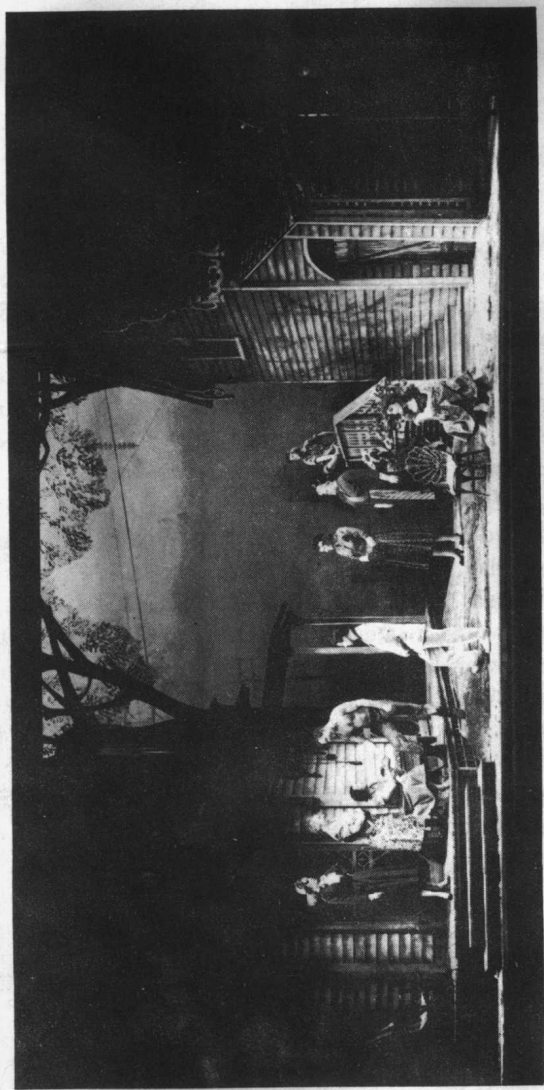
同日，日落之前

第三幕

景一：翌日，破曉時分

景二：同日，日出以後

17425/1/17d



「狂戀」舞台設計

PHOTO BY ZINN ARTHUR

提
如
主
許

向

THE AUTHOR

William Inge was born in Independence, Kansas, on May 3, 1913. He taught at Stephens College for Women in Columbia, Missouri, from 1938 to 1943; three of these five years were spent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In 1943, he became drama, music, and movie critic for the *St. Louis Star Times*. In December, 1944, he traveled to Chicago to see Tennessee Williams' *Glass Menagerie*, "which," says Inge, "I found so deeply moving that I felt a little ashamed for having led so unproductive a life." His first play, *Farther Off from Heaven* (1947), was produced by Margo Jones in her Dallas Theatre. His other works include *Come Back Little Sheba* (1950), which won the George Jean Nathan and the Theatre Time Awards; *Picnic* (1953), later a movie, which won him the Pulitzer Prize; and *Bus Stop* (1955), a successful play, which was also made into a movie. Inge explores in his plays the average people of the Midwest, and the surprising depths of feeling that lie just below the public surface of human personality.

狂 戀

第一幕

本劇的情節發生在美國肯薩斯州某小城兩所貼鄰小屋的遊廊和庭院裏。房舍本身只是簡陋的住處，僅能遮風避雨，不過住在裏面的婦女極力保持體面，所以房子儘管需要粉刷，倒也收拾得乾乾淨淨，門廊上的傢具都套上彩色鮮艷的布套，遊廊邊緣也有蔥翠的花圃。房子周圍濃蔭低垂。一塊綠色草地平平地伸向屋後，沒入天際。一片溫暖舒適的景象，美中不足的是房子右邊遊廊一根細細的柱子上釘着一塊手漆木牌，上面寫着「有房出租」。右邊那所兩層高的房子，主人是守寡的芙露·歐文斯太太，她約莫四十歲，跟瑪琪和美莉兩個年輕的女兒同住。觀眾只能看到房子的一部分，那就是從門階和前門通往後門這一段，我們所看到的房子都有迴廊。二樓有些窗戶，其中一個，就是戲台後方的那個窗子，裏邊是瑪琪的睡房。遊廊離地不高，前台右方的遊廊和地面之間有兩級長而窄的台階。近台階處有一盒火柴和一包開了口的香烟。對正台階的上邊是一扇從遊廊進入屋內的紗門，這就是正門。台階右方

的遊廊上放着一把沙灘椅，台階左方遊廊上是一張扶手椅，遊廊稍近戲台後方貼牆有一把長椅套着艷麗的花式布套。戲台後方遊廊另有一道紗門通往廚房。廚房門邊牆上有個架子。架子下面的釘子上掛着美莉的帽子。廚房門邊的遊廊上放着一瓶牛奶。廚房門前的遊廊凸出了一點，有兩根柱子撐着廊頂。

戲台中部，兩座房子中間，是一片草地。這片草地一直伸到前台右方芙露家的前面；左方伸到波茨太太的木棚前頭。院子向後伸到舞台後方，在房子的背後，從左到右，沿着舞台後邊有一道籬笆把草地和後巷隔開。在籬笆當中有一道柵門通往後巷。房舍和小巷外面，一片美國中西部小城的典型景色，有教堂的尖塔、穀倉、火車站、牧場上的大草料倉，和矗立在平整的斜坡上面的幾幢地方政府樓房。草地中間接近前台的地方有一把椅子，椅子左方有個老樹樁。左邊可以看到通往海倫·波茨太太屋裏的後門。波茨太太的年紀比歐文斯太太大一點，也是個寡婦，她跟老邁多病的母親住在一起。幾級有欄杆的樓梯，通往波茨太太房子的側面，從那裏轉入戲台後方沿着房子的一條遊廊。觀眾祇能看見這條遊廊的起點，其餘部分都給房子擋住了。大門在舞台後面，要經過這條遊廊纔能進入大門。在舞台前方是一個木棚，棚蓋與波茨太太的房子相連。這個木棚（用一道棚架之類的牆壁把草地隔開）一直伸到前台佈景的邊緣。木棚和房屋之間的空地是一條通往波茨太太家的

過道。草地與過道之間有一扇粗糙的木門。以後提到「棚門」指的就是這扇木門。劇中提到的「遊廊」指的是笑露家的遊廊：波茨太太的遊廊會特別指明。

幕啓時，是大清早，舞台上空無一人。時值晚夏，勞工節那天，秋天剛開始給大地蔥翠的樹木鑲了一條褐色的邊。景色猶如開始成熟的水果那樣絢爛。田野上的露珠還沒有消失，遠處薄霧瀰漫。一列火車進城時的汽笛聲隱約可聞。這是一種聽了使人鼓舞的聲音。一家工廠的開工哨子響了起來，有一隻狗在吠，不一會波茨太太出現在她的遊廊上。她停了下來，朝左邊幕內瞧着，打了一個手勢叫某一個人跟着她走，然後走下樓梯，到木棚門口，這時哈爾·卡特在遊廊上出現，肩上扛着垃圾桶。哈爾是個長得很漂亮的小伙子，身穿短袖緊身汗衫，粗布工作服，腳上穿了一雙牧童穿的靴子。波茨太太打開棚門走了進去不見了。哈爾向四周張望了一會兒，然後走下梯級到樹格那裏，右腳踏在樹格上，把扛在肩上的桶卸了下來，放在膝蓋上，鬆一口氣。波茨太太從棚門裏轉身回來，手裏握着一把清理樹葉的耙子，她一面說話一面把它歪靠在木棚的後牆角。

波茨太太：（在哈爾左方）你早飯剛吃得飽飽的，怎不歇一會再幹活？

哈爾：幹活可以幫助消化，太太。（他眼望別處，不好意思地。）

波茨太太：別這樣，不要因為你要我給你早飯吃就覺得不好意思，那算不了什麼。

哈爾：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波茨太太：那有什麼關係？你以前大概也沒有拿櫻桃薄餅當早飯吃！

哈爾：是的，太太，我沒有。（波茨太太向左走到木棚前面。哈爾扛

起桶來，跟在後面。她停下來轉身瞧着他。）

波茨太太：你穿這件短外套幹活，會熱壞的。

哈爾：我的襯衫太髒啦，太太。

波茨太太：我給你洗，你去燒垃圾吧。

哈爾：我當然喜歡乾淨。（他向四周張望，有點不安）會不會有誰反對？

波茨太太：當然不會！你是男人！那有什麼關係？（她一面笑着，一面走向左方前台，哈爾跟在後面。這時美莉·歐文斯在右面從廚房走出遊廊。她十六歲，身穿粗厚的斜紋棉布襯衫，粗布工作褲和膠底運動鞋。一輛腳踏車的鈴聲從舞台左後方傳來。美莉聽到鈴聲，從廚房門旁的釘上抓起帽子，加快腳步趕到前階。她坐在台階的右方，從階旁隱蔽的地方取出她藏起來的香烟和火柴，正在點烟的時候，派報的邦巴騎着腳踏車從戲台後方左首小巷進來，朝波茨太太的遊廊上拋了一份報紙，然後把車擺在通往後巷的柵門的右後方，拿着一份報紙走到草地中央，仰望瑪琪·歐文斯的窗口。邦巴使勁把報紙拋到遊廊上，巴不得引起注意。他如願以償。）

美莉：喂，你瘋啦？難道想拆掉我們的房子嗎？

邦巴：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美莉：你要是砸爛一扇窗戶，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邦巴：（從前台走到舞台中間）回去睡吧，叫你漂亮的姐姐出來。看着你沒意思！（美莉不理他。邦巴走向台階，右腳跨上一步。）聽見沒有，蠢妞兒！

美莉：（跳起來，作勢打架。邦巴跳後一步，剛好叫她打不着）你這個臭雜種，你敢說！

邦巴：你聽她在說什麼！她罵起人來簡直像個大男人！

美莉：（緊握雙拳追逐他）我殺了你，你這個臭雜種！非殺了你不可！（邦巴躲開美莉首先向他腦袋揮來的一拳，嘲笑她的時候給她在臂膀上打了幾拳。）

邦巴：看你這頭雌老虎！看你這頭雌老虎！

瑪琪：（從前門進了遊廊。她十八歲，長得非常美。她正用毛巾抹乾頭髮。她坐在遊廊的拐角上）誰在嚷呀？（邦巴抬頭看見瑪琪，不再打架了。）

邦巴：（走向瑪琪）嗨，瑪琪！

瑪琪：嗨，邦巴！

邦巴：瑪琪，希望我沒吵醒你，或者騷擾了你，或者什麼的。（美莉走上來，撿起邦巴剛才拋上遊廊的報紙。）

瑪琪：那兒的話。

邦巴：喂，瑪琪，我們一伙人湊錢買了一部改裝過機器，馬力大的舊汽車，有收音機，樣樣都有。每到星期五晚上歸我使用。（美莉走過前台，坐到院子中央的椅子上，邊走邊把報紙打開。）

瑪琪：我可不是那種女孩子，你們男孩子在巷頭一響喇叭，就忙不迭地跳進舊車裏去。

美莉：阿倫·西摩每次約她出去都送鮮花。

邦巴：（對瑪琪）姑娘，鮮花我可送不起——不過我可以使你顛倒！

美莉：聽他吹牛！

邦巴：（蹲在瑪琪左邊的台階上）等哪天晚上阿倫送你回家以後，我來接你吧。

瑪琪：那樣對阿倫不大公平吧？我們是很要好的。

美莉：（對邦巴說）笨蛋，你知道「要好」是什麼意思嗎？

邦巴：（不理會美莉）我見過你坐在他那輛卡迪萊克汽車兜風，活像女公爵。（他轉身走向舞台中央。哈爾從前台左首上來，他從木棚裏拿出耙子。）爲什麼好看的女孩子總是自高自大的？

瑪琪：（跳起來，光火）我從來不自高自大！你可別那樣說，邦巴·格澤！

邦巴：（轉身對着瑪琪）找一個晚上讓我來接你吧！

瑪琪：（向後面廚房門口走去，用厭惡的口氣說）邦巴！

邦巴：（跟着她）我們會弄幾罐啤酒——

美莉：你幹嗎還死纏着她！（瑪琪在遊廊上走向前門，邦巴仍然跟在後面。這時哈爾逐漸注意到這種情形，他把耙子靠在格子棚架旁

邊，步履輕快地走向舞台中央。)

邦巴：(抓着瑪琪的手臂)哎，來嘛，瑪琪！給我一個機會吧！

哈爾：(朝着邦巴，走到舞台中央)去你的吧，小情種！

邦巴：(走到左面去迎哈爾)你算老幾？

哈爾：(咧嘴笑)怎麼啦？我塊頭可比你大。(邦巴知道這是真話，猶豫了一下，跟着拔腳就走。)

美莉：(在邦巴後面叫)賣你的報紙去吧！行——行——行——行！

(邦巴從舞台中間走到後面，騎上腳踏車，從右面經後巷進入後台。哈爾見他走了，才轉身對着美莉。瑪琪坐在遊廊上，兩隻腳擱在台階最上一級的中間。)

哈爾：喂，小妞兒，有烟嗎？

美莉：(拿出一支烟)你是幫波茨太太幹活的？

哈爾：(在口袋裏摸火柴)嗯，我在草地上幹點零活。

美莉：(遞火柴給他)她管你早飯嗎？

哈爾：(有點難為情)是。

瑪琪：(不以爲然地)美莉！

哈爾：(轉向瑪琪，馬上一笑)您好。

瑪琪：(含笑作答)您好。

哈爾：(轉望左後方，自言自語)好，好。

美露：(從前門進了遊廊，手上拿一件她在下一場戲裏縫製的晚裝，和一個針綫籃子，以及瑪琪的修指甲用具。她走到扶手椅那裏，把晚裝搭在椅上，再把針綫籃子放在椅腳旁邊。回到舞台中央，把修指甲用具交給瑪琪，瑪琪又把它擱在身邊的地上。那時她纔看見哈爾。美露進場的時候，美莉已經用腳後跟把烟頭踩滅了)小伙子，這兒是我的家，她們都是我女兒。

哈爾：(在美露說話時已轉身走到舞台中央)她們是你的女兒？

美露：(點頭)有什麼貴幹嗎？

哈爾：沒事，只是到處走走，太太。

美露：今天我們都忙。你還是趕快走吧。

哈爾：好的，這是你的地方，太太。(往左邊的木棚走過去轉身對美

露。)你是她們的母親?(芙露點頭。哈爾讚美地搖搖頭,拿起靠在格子棚邊的耙子,進入棚門轉到波茨太太院裏去了。)

芙露:(哈爾下場以後,她走到前台左方)海倫·波茨又收留了另外一個流浪漢?

瑪琪:我們可不能因為波茨太太給他吃一頓早飯就叫他流浪漢。

芙露:我去跟她說可不能這樣不分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地亂帶人回家。

瑪琪:他又沒做過什麼壞事。

芙露:我敢說他是想做的。(走向遊廊上的扶手椅,拿起晚裝。)今兒早上你給阿倫打了電話沒有?

瑪琪:沒有,我沒空。

美莉:他就快來帶我們去游泳了。

芙露:(對瑪琪說)告訴他今兒晚上在公園裏人會很多,所以他最好利用他父親的面子,預訂一張桌子。噢,告訴他要在河畔,靠近一個磚灶的。

瑪琪:他會以為我專權。

芙露:女人專權點,阿倫不會介意的。(她坐在扶手椅子上,開始縫衣裳。遠處一列火車的汽笛聲從後台左方傳來。)

瑪琪:我一聽見火車進城,我這兒總覺得有點興奮……(捧着心窩。)

美莉:我一聽到這個聲音我就對自己說,終有一天我會坐上那列火車,到紐約去。

芙露:那列火車只到杜爾沙。

美莉:那麼,在杜爾沙我可以換車。

瑪琪:我常常想,說不定有個妙人兒偶然在此地下車,來到小商店買點什麼,看見我坐在櫃檯後面,用奇異的眼光端詳我,認定我正是他們在華盛頓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的適當人選,替間諜部門執行某項重要任務。(她用毛巾遮住眼部以下的臉。)或許他要我進行某種偉大的醫學試驗!

芙露:這些事不會在小商店裏發生的。(美莉把報紙弄得沙沙的響)瑪琪——(她想使開美莉。)美莉,把牛奶拿進去,好嗎?(美莉放

下報紙，望着她媽，無可奈何地慢慢站起來，走向舞台後部。）

茉莉：（她到廚房去拿牛奶的時候）噢……（瑪琪轉身到舞台後方，在弄乾頭髮。）

芙露：（過了一會兒）昨兒晚上你跟阿倫約會，玩得快活嗎？

瑪琪：嗯。

芙露：你們是怎樣玩的？（她繼續縫衣服）

瑪琪：（想避開盤問）我們到他家裏聽他喜歡的幾張古典音樂唱片。

芙露：（歇一會）後來呢？

瑪琪：開車子到櫻桃谷烤了一點肉吃。

芙露：（有個難於啓齒的問題）瑪琪，阿倫有沒有……跟你要好？

瑪琪：我們到了櫻桃谷，總是把車子停在河邊，享受真正的浪漫情調。

芙露：你讓他親過嘴嗎？不管怎樣，你們整個夏天都在一起。

瑪琪：當然讓他親過。

芙露：除了親嘴，他有沒有要更進一步？

瑪琪：（窘住了）媽！

芙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是你母親呀！這些事一定要談的。他有沒有？

瑪琪：嗯……有的。

芙露：如果你……不答應，他有沒有生氣？

瑪琪：沒有。

芙露：（自言自語，有點困惑）他沒有……？

瑪琪：他沒有生氣。

芙露：他吻你的時候，你喜歡嗎？

瑪琪：喜歡。

芙露：聽你的口氣一點都不起勁。

瑪琪：你究竟要我怎麼做？是不是要我在阿倫每次摟着我的時候，就暈了過去？

芙露：（她站起來）你拿着這件衣裳在前面比一比。（瑪琪站起來，

拿着衣服。芙露坐在她左後方的沙灘椅上，繼續做針線活兒。）
瑪琪：嫁給阿倫就好了。到那時候，你在他家所有的商店裏都可以賒賬，汽車啦，旅行啦。還有他的朋友們，也會請你到他們家裏和鄉村俱樂部去參加宴會。

瑪琪：（不自在地）媽，我跟那些人在一起，覺得不舒服。

芙露：你說什麼？你可不比他們差勁。你外公曾在本州立法議會做事，而你外婆的娘家又——

瑪琪：（把新衣裳遞回給芙露，由左方走到舞台中央）我知道了，媽，可是阿倫的朋友總是談大學裏的事，談歐洲旅行。我覺得格格不入。

芙露：你一定要克服這種感覺。喏，阿倫幾個星期之後就要回校。像今兒晚上野宴的機會不多了。你加把勁吧。

瑪琪：加什麼勁？

芙露：瑪琪，女孩子漂亮不了多久的——只有幾年工夫可與皇帝交往，能夠離開我們這樣的簡陋小屋，到華麗的大廈裏跟溫存體貼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他一心一意要使她得到快樂。

瑪琪：（掉轉頭）我想是的，可是——

芙露：因為那時候她年輕漂亮。一旦錯過機會，她還是把她的美貌全都丟掉好了。

瑪琪：我才十八歲呀。

芙露：明年夏天你就十九啦，接着就二十，二十一，以至四十。（走過來把新縫的衣裳再遞給瑪琪，瑪琪拿着它在身上比。芙露蹲在她面前。美莉從前門進來，手上拿着寫生板和炭筆，朝着新衣裳望了一眼，就坐在台階的右端。）

美莉：這兒人人都在忙着装扮出去玩，就我沒有。（望着右方在寫生狀。）

瑪琪：阿倫說他會替你找個男伴參加今兒晚上的野宴。

美莉：我可不要阿倫叫城裏那些瘋瘋癲癲的男孩子帶我出去。

瑪琪：餓不擇食，還要挑剔！

美莉：你住嘴。

芙露：（用針別住衣服邊緣）瑪琪，你說得太刻薄了。今兒晚上公園涼亭有舞會。美莉也該有個男伴。（她向前台左方移開一點，瞧着新縫衣服的邊緣。）

瑪琪：如果她想人家約她，爲什麼不穿得像樣一點，舉止莊重一點？

美莉：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要是看不順眼，隨你的便！

瑪琪：老是埋怨自己沒有朋友，她又那麼難聞，誰都不願接近她！

（芙露捂着瑪琪的嘴。瑪琪把新衣服交給芙露，拾起她的毛巾。）

芙露：瑪琪！

美莉：啦——啾——噠！瑪琪是漂亮——可惜蠢得要命，要把校舍燒掉才能讓她出來！

瑪琪：你胡說八道！

美莉：哈，可不是嗎？如果不是扎扎跳，妳根本就畢不了業。

芙露：（走向台階）誰是扎扎跳？

美莉：教歷史的。學生管他叫扎扎跳，因爲班裏的漂亮女孩子使他急得亂跳。他要給瑪琪不及格，可是她跑到他房裏，哭哭啼啼地說：（模仿嗚咽的聲音）「要是我的歷史不及格，我可不知道我要怎樣了！」

瑪琪：媽，這是她捏造出來的。

美莉：我纔不愛捏造呢！你甚至連席德妮小姐教的速記科也過不了關，你只能在小商店裏幹活。

芙露：美莉！

瑪琪：你是個醜八怪！

美莉：瑪琪，你這個娼婦！（她追瑪琪，瑪琪尖叫，繞過樹格，跑向廚房遊廊。美莉跟到遊廊。）你快叫饒，不然我就殺了你！

芙露：美莉！瑪琪！（她把衣裳放在走廊的扶手椅上，跑向舞台後方去追趕兩個女兒。）孩子們！孩子們！別鬧啦！鄰居們見了成什麼體統！（美莉抓住瑪琪的頭髮就拉。瑪琪則用毛巾向美莉猛抽。）